



HANIF KUREISHI
LOVE IN A BLUE TIME

爱在蓝色时代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著 吴忆枝 译

HANIF KUREISHI
LOVE IN A BLUE TIME
爱在蓝色时代

〔英〕哈尼夫·库雷西 著

吴忆枝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在蓝色时代/(英)库雷西著;吴忆枝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21-4255-2

I. ①爱… II. ①库…②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2561 号

LOVE IN A BLUE TIME by HANIF KUREISHI

Copyright: © 2003 BY HANIF KUREISH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u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9-234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曹 晴

封面设计: 丁威静

爱在蓝色时代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著

吴忆枝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207,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55-2/I · 3288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蓝色时代	1
我们不是犹太人	51
好的,宝贝	64
你的舌伸进我喉咙深处	75
照片,忧郁的你	133
我的儿子,狂热者	147
厕所狂想曲	161
夜灯	168
近来	178
苍蝇	229

当电话铃响起时,你最希望听到电话那端是谁?而又最不希望是谁呢?罗伊爱问身边的人:那一刻,你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人究竟是谁?

电话铃突然响了,罗伊猛地站了起来。吃晚饭的时候,他在想,他们的新家里大部分衣服和书籍还装在箱子中,他们都累得不想去开箱整理,还不如早点躺到床上休息。望着坐在餐桌前的克拉拉,他希望她不要接起电话,而是转到答录机上,这样他就能知道是谁打来的。她似乎总是在揣度他的一切,因此他不愿意当着她的面和朋友聊天。但不知为何,克拉拉总是痛恨一切罗伊在她之外可能有的生活。

她拿起了电话,带着怀疑的口气说了声“喂”。电话的那端有人说着话,却根本不需要回答,也没什么好值得回应的。罗伊很小声地问她:“是芒迪打来的吗?是他么?”

她摇了摇头。

“哦，天啊，”听到最后她突然说道，握着听筒朝着罗伊挥了挥。
在大厅里，罗伊开始穿起他的夹克。

“你要去他那儿吗？”

“他现在有麻烦了。”

“我们也有麻烦，你准备怎么做呢？”她问道。

“回房间里去。站在这儿你会着凉的。”

她紧搂了他。“你会去很久吗？”

“我会尽快赶回来的。我已经累坏了。你现在该去睡觉了。”

“好吧。可是你不打算吻我吗？”

罗伊轻点了一下她的嘴唇，她不满地哼哼着。“可这不是我想去，”罗伊解释道。

“是的，你宁愿去别的地方。”

走到大门处，罗伊打电话给她，“如果芒迪打来电话，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我明天一早就会去他的办公室。”

克拉拉深知这个叫芒迪的制片人的电话对于罗伊，更确切地说是对于他们俩的重要性。她朝他点点头，挥手作别。

只用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罗伊便把车开到了位于切尔西的一栋房子处。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的老朋友吉米一直住在这里。可是他突然感到一阵疲惫，便把车停在路旁开始反省。他需要反省！恐惧和不安席卷了他。

70年代中期，罗伊和吉米在一堂关于维特根斯坦^①的大学课

^①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堂上因同坐在最后一排而相识。讽刺的是,尽管吉米比其他学生年长四岁,但他看上却去比那些刚刚离开校园的,罗伊最早的那批朋友们还要世故。他从不会在课后捧着斯宾诺沙^①的书卷独自前往图书馆,也不会像罗伊那样,总是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一边学习,一边幻想着如果自己少一点恐惧之时可能拥有的冒险经历。不!对吉米而言,能够在吃完午餐后到教室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已经算是他给这个大学的恩惠了。在那之后,他常常和那些有望试镜他改编的舞台剧《追忆似水年华》^②的女孩们混在一起。

在他花了很久时间为所有人试完镜后,河边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穿过黑修道士桥的返家的人流也逐渐变得稀稀拉拉,吉米便会向前走,漫步在这个城市中的各类娱乐场所。他对于一些时髦的电影院、爵士乐俱乐部和派对都了如指掌。除此之外,自从创办了自己的杂志——《模糊边界》,他开始对一些导演、摄影师、文身师和表演艺术家进行访谈。令罗伊没想到的是,这些人中几乎没有拒绝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学生还是受到人们重视的。吉米总是坐在地板上,点上一卷大麻,然后听着录音机里传来的说话声。他只放磁带里那些无聊的片段,比如人们的闲言碎语以及点酒时所说的话。因为这满足了他的一个理论,即人们是什么样子比他们拥有的想法更有趣。

① 贝内迪特·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 1632—1677),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史中重要的欧陆理性主义者。

② 《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代表作。

今晚吉米在电话里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罗伊。又或者,是吉米的那些同伴在电话里转达了这个信息。而吉米本人并没有打那个电话,甚至,他根本连腿都没有挪一步。只不过在电话里听得到他的声音而已。

走到门阶处,罗伊停了下来。他有点犹豫。明天一早他和芒迪还有个重要的早餐会议;会议要讨论他自己写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他已经筹备了两年,即将开拍。另外,这也是第一次他和克拉拉真正生活在一起。原本这只是他们所作的一个决定而已,可是结果——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却让他们始料未及。

然而,他已经无法转身离开了。在电话里他最想听到的就是吉米的声音。他们的友谊长久以来从未改变,即使在那动荡的 80 年代中期,当周遭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发生着变化时,唯有他们的友谊始终如一。对于那些让他感到无趣的人,罗伊都与他们断了来往。那时,每当他独自一人在家,吉米就会在晚上过来陪他说说话。罗伊对此很欢迎,这在他的生活中也是异乎寻常。因为他们并不在一起工作,而相互之间也不存在得与失的问题。吉米对于他的勤奋熟视无睹。每次当他奔波于不同的会议时,另一边,吉米则要么流连忘返于形形色色的酒吧之间,要么就是和女孩们厮混在一起。然而尽管吉米曾经因为入狱而消失了几个星期,但凡罗伊有空,就想和吉米待在一块儿。他们俩可以从一间酒吧晃悠悠到另一间,从中午一直待到午夜。他们会在一起肆无忌惮地嘲笑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对他而言已找不到第二个像吉米这样的朋友。因为有些话你只愿意和特定的人说。

罗伊轻轻推开门,小心翼翼地扶着两旁的栏杆,沿着没有铺地

毯的台阶往下走。他意识到,正如父亲从前一样,他此刻的决心在动摇。墙纸上似乎有被人用指甲抓过的痕迹。从地下室吹来一丝刺骨的冷风;那里的窗户一定曾经被一把破椅子打碎过。

往那个方向看去,吉米正躺在地板上,身旁有一个敲碎的啤酒瓶。唯一完好无损的就是那张钉在墙上的基思·理查兹^①的泛黄照片。

吉米此刻没能回到他的床上去。因为一个满脸愁云的中年女人正睡在他的床上。她有着不错的发型,要不是已经烂醉如泥,人看上去还挺健康的。此时一个约摸十六岁的男孩躺在她怀里,露出一丝诡秘又警觉的神色,他全身赤裸,只不过胸口上有一个如同LACOSTE标志的鳄鱼文身。而那个女人似乎不止一次地想试图恢复一些意识并尝试着把男孩推开,但他却纹丝不动。

吉米躺在地上,就好似一个孩子躺在操场上一样。有一双脚正搁在他胸膛上。这是马可的双脚,他是这间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富裕的瘾君子。他的喉咙上扎着一条沾满血迹的白围巾。在他俩旁边还站着一个叫詹克的男人。

“你的救兵到啦,”詹克对马可说道。马可把脚抬了起来。

吉米依旧四目紧闭。他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友卡拉跑了过来,充满感激地吻了吻罗伊。卡拉和吉米交往了一年,她是波西米亚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陪在她身旁的是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女孩。那女孩有着娇艳欲滴的诱人红唇,头戴一顶豹皮帽子,身着迷你短裙。如果说罗伊已经后悔到这里来的话,他更后悔的是不该

^① 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1943—),“滚石”乐队的创始人之一。

穿着这件黑色的天鹅绒夹克来。这件夹克款式修长而且闪亮,使腰部收紧,下摆过膝呈喇叭形。它的设计者,也是罗伊之前为其拍摄过录像的一个朋友,曾说过它越旧越有腔调。然而罗伊如今明白,无论何时他只要穿着它,就等于在炫耀他的品位和钱财,也让他看上去像是个有工作的人。

卡拉和那个女孩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解释吉米喝了很多酒,卡拉是在布朗普顿公墓那儿找到他的,而那时他正和一个毒贩子在一块儿,尽管他声称早已戒了毒。这一次,她决心离吉米而去,至少在他恢复正常以前,她是绝不会回到他身边的。

“他们都是一群畜生,”吉米醉醺醺地抱怨道。

马可重新将双脚搁在他胸上。

床上的那个孩子,正骑在那女人的身上,他冲着吉米的肩膀瞪了一眼,说道,“你他妈的再也别想住在这儿了。你有的是比我们聪明的人可以和你待着。”

吉米大声喊道:“这是我的床!别再干那个女人,她吸毒过量了!”

那个女人目光呆滞。

“她没事吧?”罗伊问。

“还活着,”男孩答道,“我能摸到她的脉搏。”

吉米大声地叫喊,“他们偷了我那该死的酒,喝个精光,还拿走了我的兴奋剂,花光了我所有的钱。我不要这些家伙在我的地下室待着,他们都是些杂种。”

詹克对罗伊说,“听着,他立马就得给我滚出这里。他发疯了,打了我们所有人,然后又想要自杀。”

吉米对罗伊使了使眼色。“哥们,我没有妨碍你晚上的工作吧?你那时是不是正在谈论电影的构想?”

这些年来,罗伊制作过一些音乐录影带和商业广告,也导演过几集肥皂剧,有时他会在影视学校教书。他也曾为 BBC 拍摄过一部关于一个黑人女歌手,长达六十分钟的电影。他那时曾幻想着那将成为开启他事业成功大门的钥匙,然而尽管这部影片饱受好评,却没能让他走得更远。到了 80 年代中期,他又拍了几部故事片,但如同其他片子一样,依旧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他看到那些和他同时期在英国拍电影的人都移居洛杉矶了,还买了有游泳池的大房子。他的一位熟人甚至还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可是至少现在他的这部电影来得正是时候,只不过还缺三分之一的资金,因此后面签订合同以及最终的批复就变得至关重要。然而这些都已近在咫尺。过去的一个星期,芒迪去了一趟洛杉矶和纽约之后告诉他,对于像这样制作水平的项目来说,筹集资金并非是件难事。

卡拉听到吉米的话后说,“我想罗伊那时正在忙一些重要的事。”她转向吉米。“他真的是太好了。再见了吉米,我爱你。”

她俯身去亲吻他,他的双手随即在她腿间摩挲。罗伊凝视着墙上基思·理查兹的照片,思索着他曾如何向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那种只是一味地追求纯粹的愉悦,而不用去思考若将生活中所有一切都拼凑在一起所要面临的各种难以想象的重负。他不禁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仍是他想要的,又或者他是否还具有这样的能力去拥有这样的生活。

卡拉离开后,罗伊注视着吉米,问他,“你想让我做什么?”

“想想《滚筒骰子》^①这首歌的歌词你就知道了。”

戴帽子的女孩碰了碰罗伊的胳膊。“我们要去俱乐部了。要不今晚你把吉米带给你那儿去?”

“什么? 这就是你们的主意吗?”

“他告诉所有人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不能留在这里,”那女孩继续说道,“我叫坎迪。吉米说你 and 芒迪在一起工作。”

“没错。”

“你们在一起做什么呢? 做促销广告吗?”

吉米躺在地板上咯咯不停地笑着。

罗伊说,“我马上就要拍一部我自己写的故事片了。”

“那能邀上我吗?”她问道,“我可以做任何事。”

“你最好还是和我在电话里谈,”罗伊回答。

吉米在一旁喊,“你那怀孕的老婆怎么样了?”

“她很好。”

“还有那个喜欢坐在你脸上的小姐呢?”

罗伊朝坎迪做了个手势,把她带到隔壁一间没开灯的房间。他取了一些可卡因,转向等待着他的女孩,靠在墙上亲吻着她,呼吸着完全陌生的气息,双手在她身上游走。她大口地吸食,在他吸完自己的那份,想再次拥抱她时,她已经走了。

马可和詹克把吉米抬了出来,塞进罗伊的车里,并让他永远滚蛋。

① 《滚筒骰子》(*Tumbling Dice*),“滚石”乐队1972年发行的专辑《在中央大街放逐》(*Exile on Main St.*)里的第五首歌。

罗伊载着吉米在国王街上行驶。和往常一样，吉米身着户外的服装，一件羊毛套衫、靴子和一件厚外套。和他不同的是，罗伊的那些同事总爱穿着轻便的服装，而且不会随意走到户外来。他们若想要体验一种季节，便会飞去特定的地方享受那里的气候。而此时吉米身上散发着难闻的阵阵恶臭，罗伊注意到这呛人的气味来自于马可在他胸膛上留下的脏兮兮的脚印。接着吉米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镶有花边的内裤，用鼻子轻轻嗅着，就好像一位公爵夫人在哀悼她逝去的亲人一样。

这是个机会，罗伊决定了，他要把他在工作中一直操练的诚实和坦率用在吉米身上。他能肯定这对吉米一定有教育意义，能让他学会在得不到自己帮助的情况下也能生存。从另一方面来说，罗伊无法再让自己感情用事了。

他问吉米，“你有能去的地方吗？”

“去干什么？”吉米反问。

“休息。睡觉。过夜。”

“睡觉？我明白了。没关系。你就把我在转角处放下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反正我以前也露宿过街头。”

“我是说你总是有去处的。比如那些女孩。”

“有时候我会去坎迪那。”

“真的吗？”

吉米说，“你喜欢她是吗？我来撮合撮合你们吧。我有跟你说她喜欢两腿叉开着倒立吗？”

“你真应该之前在电话里跟克拉拉提到这个。”

“这个姿势很容易舔到她的阴部。”

“特别是到了我们这种年纪，不寻常的体位可能是一种负担，”罗伊补充道。

吉米把手伸进罗伊的头发里。“你知道吗，你已经有白发了。”

“我知道。”

“但我没有。是不是很奇怪？”吉米若有所思了一会儿，说道，“但我不能和她在一起。卡拉不会喜欢我这样。”

“那你父母呢？”

“我已经四十出头了！他们都是将死之人了，还成天叫我脱鞋！每次一见到我就哭！他们……”

吉米的父母是来自东欧的政治难民，在战争中饱受摧残，从1949年起便背井离乡，定居英国。在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满怀乡愁的人们，他们期盼着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土，但却从未如愿。他们基本不说英语，因此很难在英国找到工作。与此同时，吉米迷恋起了流行音乐。每次他一在钢琴上弹奏布鲁斯歌曲，他的父母便会把他的钢琴锁在花园的小棚里。吉米和他的父母从未能够相互理解对方，但他的生活却依旧像他父母过去一样居无定所。甚至他从未想过拥有一处稳定的住所。

他开始在口袋里到处乱摸，想要找出写在碎烟盒和破烂的地铁票上的电话号码。“你还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把一个女孩带过来——”

“十八岁的那个?”

“她想得到你一些进入媒体工作的建议。可你当着我的面就在桌上和她干了起来。”

“是媒体钻进了她的身体。”

“没错。可是你还能记起你当时穿着什么衣服,你想要伪装成什么样的人,而你又说了些什么吗?”

“我说了什么?”

“你说那是你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那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

“是我们所有说过中最动听的。”

“之一。”

他们有默契地相互击掌。

吉米接着说,“第二天她便离我而去。”

“真是个明智的女孩。”

“我们利用了她。她有属于她的灵魂,而你却没有给她应有的尊重。”吉米把身子靠了过来,摸了摸罗伊的脸庞。“我只是想说,即便你是个浑蛋,我也爱你,哥们。”

吉米开始用手打着音乐的节拍。他可以像个孩子一样立马恢复精神。然而,罗伊已决心要开始提防来自他这个朋友的摆布。这就是为什么吉米自从离开学校后,即使从未工作也依然能够生存。多年来,女人们总是一个个地拜倒在他脚下。如今他在她们面前已是一败涂地。可即便他在走下坡路,她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他。她们中的许多人对随时可能失去的天赋深信不疑,认为这种姗姗来迟的天赋在过去的几年中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吉米总能侥幸逃脱麻烦。他得到了超出了他所应得的。这是种幸运,也是一种挑衅,是对公平的嘲讽。

这些罗伊曾经通通思考过,但那时他并没有不理解或是嫉妒,直到他明白了吉米给予女人的是什么。酗酒,苦恼,失败,疾病,他把绝望带给她们,然后又心安理得地竭尽所能去索取她们的关心。罗伊猜想,她们仰慕的是他与生俱来的邪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在没有光明的地方继续一步步走向深渊。在罗伊看来,这也证明了还有不少女人依然把牺牲视为她们的目的。

“友谊”二字此刻不断地闪现在罗伊脑海中。他回想起蒙田^①曾经说过的几句话。“若我不得不说出爱他的理由,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那是他,因为那是我’。”还有另一句。“友谊,让人向往也使人愉悦;然而唯有喜悦才能使其产生,滋养并增长。因为它是精神上的。而灵魂,在友谊的实践中得到净化。”然而,蒙田谈及的朋友并非是那些打算和你住在一起的朋友,可吉米似乎心意已决;他也没提到要和这样的人相处;这些人不相信如果有机会,会有人宁愿清醒而非宿醉;也不相信人一旦开始酗酒,便不会自愿停下来,直至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吉米发现的唯一自然的睡眠方式。

罗伊对他自己拥有怎样的社会或是政治义务毫无头绪,也想不出这些责任从何而来。大学时期,他满腔热情,善心大发,收集各种意见,而在这几年里这些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更确切地

^①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期、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

说,是从人们不再相继穿同一款服装开始,直到他们不由自主地发生转变。从那时起,罗伊不再安居于他居住的任何一个世界,而是像光顾酒店一样一个个光顾过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从不考虑亏欠别人什么。今晚,这个满嘴谎言、烂醉如泥、衣衫褴褛的浑蛋需要的是哪一种爱呢?

“嘿。”罗伊注意到吉米紧紧抓着手刹。

“停车。”

“现在?”罗伊问。

“对!”

吉米早已从车内爬了出去,冲向几步之外的外卖酒店。他还没清醒,却清楚地知道身在何处。罗伊别无选择,只能跟随其后。吉米要了一瓶伏特加。然后,他注意到罗伊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张五十英镑纸币,他不太满意,于是又点了一瓶威士忌。在侍者转身之际,他偷了四听啤酒藏在夹克里,一边还数着找给罗伊的零钱。

一个乞丐站从外面把帽子伸了过来,嘴里含糊地唱着几句歌词。吉米蹲下身子,直到和乞丐差不多高度,把那五十英镑找下的零钱塞进了他的帽子里。

“我只有这点了,”吉米说,“该死的,真的就那么多了。把这个拿上。反正我马上就要死了。”

乞丐把纸币拿到灯光处。这实在是太多了。罗伊想上前把它们抢回来。可这个流浪汉早在他们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听见他反复的哼着,“在你的路上,在你的路上……”

罗伊转向吉米。“这是我的钱。”

“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不是么?”